



通俗文藝叢書

老平
僱農楊樹山
鷹 墳

成大·輕影等著
東北書店發行

通俗文藝叢書

老 僮 農 楊 樹 山

大 成 · 思 年 著

平 鷹 墳

輕 影 著

— 鼓 詞 —

東 北 書 店 發 行

老平 僱農 楊樹山
鷹 墳

著作 者 大威、經影等

出版 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里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通化 吉林 安白城子

經售 者 東北書店分店

印刷 者 東北日報二廠

每冊定價 一元二角

民國卅六年二月月初版 10000 佳

(鼓詞) 老僱農楊樹山

大成、思奇

第一回 創窮根

四十二年好苦情，身由中農變僱農，
父子兄弟被逼散，地主就是害人精。

(唱)說得是：

青縣城西羅家莊，有一個窮人本姓楊，名叫樹山六十
一歲，做長工四十二載好慘傷。要問他爲何受苦四十二
載，列位不知聽端詳：他幼年光景本不壞，他家有三十六
畝地呀八間房，哥兒們排行他是老二，弟弟樹合哥哥樹
堂。那時節家中有人十一口，有吃有穿家道小康。不料想

光緒年間開大水，大水淹了羅家莊。高粱棒子長的好，淹在水裏沒上場，吃糠嚼菜苦度日。第二天來到愁的慌，萬般出在無計奈。樹山出門把活扛，年紀剛剛十幾歲，挑起水來直搥盪。財主一見心好惱，罵聲小山你好浪當。吃我喝我你不掏勁，你小子安的什麼心腸。最可慘，好悲傷，身子有病也得把活幹，擰眉瞪眼暗自叫娘。

樹山受苦咱且不表，扭頭再說皮家莊。皮家莊有一個周地主，周紹錫的名字遠近揚。騾馬成羣三百畝地，一年不離大烟槍。民國十三年鬧兵變，大兵來到皮家莊，車馬草料按地派，紹錫一見發了慌。獨自一人床上躺，抽着大烟想主張。沒口烟來吐口霧，一個烟圈上房樑，噴雲吐霧連三斗，一條妙計想在心上。差人去把大舅子請，不多時羅家莊的地主鄭德元騎馬來到皮家莊。妹夫大舅子見了

面，先茶後酒細商量。周紹錫如此這般講了一遍，鄭德元點頭稱讚好主張。德元開言說：「妹夫叫……孩子他姑夫聽端詳，這個差事交给了我，管叫你坐享富貴喜洋洋。」德元告辭回家轉，羅家莊去把鄉親誑。

有一天鄭德元吃罷早飯往外走，邁步走進楊家房。財主進門窮人害怕，全家大小發了慌，拿笤帚、忙掃炕，口尊鄭爺你老安康。鄭德元一屁股坐在炕頭上，叫聲老楊聽端詳：「恭喜恭喜真恭喜，你家要過好時光。」楊家男女低頭想：「野貓子進宅不大吉祥。」德元緊接開言道：「皮家莊我妹夫有些好地找佃莊，租佃關係真公道，對半納差對半分糧，八段好地一頃二十畝，旱澇得收有保障，每畝打糧一石整，六十石糧食你家裝。穀滿囤，豆滿倉，一年存下二年糧。一種種上六年整，你又娶媳婦又蓋房。」楊家說：「鄭

爺啣，你說這話倒是好，俺家沒吃的那有力量。鄭德元開言道：我妹夫這人可好心腸，給你家買上一匹馬，要借糧食隨便裝，打着燈籠遍地走，那有好事像這樁。我鄭德元從小沒說過謊，管保你家上不了當。鄭德元花言巧語說了一遍，哄信了窮人本姓楊。周紹錫定下了牢籠計，鄭德元當了引魚的郎，楊家租了周家的地，從此倒霉不尋常。民國十四年把地種，楊家搬到了皮家莊。哥倆下地去一望，遍地荒草一尺多長，開荒種地長不好，一畝打了三斗糧。八月中秋那一晌，周紹錫來到打糧的場，先裝糧食整十石，扣了楊家借的糧。楊家一見開言道：口尊周爺聽端詳，春天俺借糧五石整，爲什麼扣俺十石糧？周紹錫聞聽哈哈大笑。黑牙一吡開了腔：春天糧價八毛整，現在沒有三毛五分的好高粱，一東一夥咱們是朋友，四毛合價你沾光，

楊家一聽心發冷，激零零從頭涼到腳跟上。簸箕木斗叮噹響，從根道上接着裝，刮斗以前提三撮。佃戶吃虧不尋常。整袋糧食往周家扛，口袋上的大字是寶善堂。地主扛走二十石，佃戶落了連褲帶靴十石糧。地了場光把賬算，算籃子一打響叮噹，人工花消全算上。老楊家賠上了叮叮叮、噹噹噹，又白、又亮、又沉、又重的五百現大洋。

辛辛苦苦的一年整，春天沒吃的還得借糧。借一還二加倍利，這個損失沒法補償。萬般出於無計奈，加緊生產多打糧。樹山辭活也不幹了，他也搬到皮家莊。父子三人把地撈，三鋤一按幹的強，二百四的地頭一勝到，會黑磨晌兩頭不能見日光。高粱好，穀子壯，一家老少喜洋洋。不料想七月裏下了半月雨，下澇了穀子和高粱。爹叫兒，兒叫娘，抱頭相哭淚汪汪，雖說個粒沒有見，六十畝的花

清得繳上。無計奈何去借賬，三分行息不尋常。種地種了十一年整，挨了餓，欠下了賬，算了算又虧花消又虧糧，一筆一筆全算上，賠上了一匹黑驢，二十六畝地，還有八間泥坯房。

（白）楊樹山家種了周紹錫的地，頭一年借了周家的糧做本，到秋來被周紹錫一刨，裏外一算，倒賠了五百現大洋；第二年楊樹山活不幹了，也回來一家子種周家的地，七月裏趕上下大雨又澇了，弄的又賠了賬。一連種了十一年，賠了一匹驢，二十六畝地，還有八間房。楊樹山家的小日子就這樣一年一年賠光了！

（唱）楊家種了周家的地，年年辛苦年年窮。房屋地土賠了個淨，還塌了二百四十塊的一個大窟窿，三分利，利滾利，越壓越重，壓的楊家好苦情。數九隆冬下大雪，

老楊家沒吃沒穿怎麼過冬？你說地主心多狠，要租討債逼的兇，只逼得樹山的弟弟下了天津衛，哥哥樹堂下了關東。一家人天各一方失散了，丟下樹山孤苦伶仃，萬般出於無計奈，還給人家當長工，血汗白流五年整，這才填上了那個大窟窿。樹山剛說喘口氣，不料想，二十八年大水把人坑，皮家莊的莊稼全淹沒，房跟底下把船冲。地主一見發了水，把樹山趕出了他的門庭。楊樹山無吃無穿沒房住，一家大小放悲聲。真是叫天天不應，叫聲地來地也不靈，大人哭，孩子喊，好不悲慘，楊樹山仰天長嘆好幾聲。樹山的兒子小雙，才十六，開言又把爹娘稱：眼下咱家難度日，我聽說日本鬼子又佔了縣城，咱們家破國也破，爲兒要少盡孝來多盡忠，我要當兵去抗日，樹山連說我贊成，好孩子，你要當兵去抗日，千萬別當中央兵。中

央軍隊像鬆蛋，見了鬼子吓發了瞭。你要抗日去當八路，那才是爲國救民的好英雄。你要當兵抗了日，千萬多殺鬼子兵。家中事情別惦念，咱們窮人不會老受窮。

楊雙抗日咱不表，再把樹山明一明。沒吃沒住站不住脚，拉家帶口討飯爲生，要一口來吃一口，要不了來束束腰，喝口涼水待到天明。他又到文安窪去把地犁打，地犁當飯把飢充，刨一碗來嚼一碗，刨半升來吃半升。生吃地犁拉不下屎，大人孩子肚子疼。大人湊合着度性命，幾歲的孩子那能行，草根當飯吃不飽。活活餓死了五歲的閨女叫煥生。要飯人連塊破席也沒有，把孩子的屍首扔在地犁坑，楊樹山掉下傷心淚。楊大嫂躺在窪裏放悲聲。十人見了九人落淚，鐵石人兒也傷情。楊樹山咬牙跺脚把地主罵，害得俺楊家好苦情。日後我翻身轉了運，定和你周賊把賬清。

(白)且說楊樹山給周紹錫種地，結果弄得家敗人亡，好不悽慘，不由的他暗暗發恨，大罵地主無情。諸位明公聽了，一定要問，楊樹山既然知道是吃了地主周紹錫的苦，上了他的當，爲什麼當時不反抗呢？不和他說說理呢？

(唱)要問楊家爲什麼不反抗，明公不知聽端詳：論打架，楊家本來弟兄廣，擋不住地主的五眼槍，要打官司去告狀，那周紹錫上過法政大學堂，有錢有勢誰敢惹，何況那國民黨的縣官個個貪賊，有理沒錢是白鬧，佃戶準得坐班房。封建政權恨窮人不死，虐政殺人似虎狼。明公啊思一思來想一想，這樣的社會應當不應當快改良？

第二回 大翻身

共產黨八路軍來到，人民見了光明，楊樹山翻身把仇報；窮人們有了地種。

書接上回（唱）說得是：受苦受難的楊樹山，討飯渡日好幾年，三十三年落了水，大水一落地裏乾。落了旱塘能種地，楊樹山帶着妻子回到了皮家灘，還靠受苦來渡日，只掙工資三千元，三千偽鈔頂不了事，還不夠買雙布鞋穿。正在苦頭像黃連，活該窮人把身翻，前年冬天真是好，八路軍共產黨來到這邊，領導人民來抗日，增加工資實行合理擔負，領導減租又減息，清算惡霸和漢奸，樹山也闢出了十畝地，自種自吃拿不着擔負。雖說有了兩段地，仍舊不夠吃和穿，紅契文書在地主的手，楊樹山只能

耕種沒有所有權。地權還在地主手。樹山心裏不舒坦。楊樹山心裏暗打算，想起往事心發酸，想起受的苦和難，想起全家失散不團圓，仇深似海還沒報。此仇不報心不甘，自己的家業都被地主佔，反給他流汗這些年，他們吃的是我們窮人的飯，他霸佔了我們的好莊田，他們享福我受罪，這事實在真夠冤，今天有民主政府給作主，幫助人民把身翻，眼看報仇不算晚，翻身算賬在今天。楊樹山拿定了老主意，他找來了僱農、佃戶、貧農一大班，你一言來我一語，多年的冤仇說不完。這個說：只因種了周家幾畝地，自己賠上了好莊田。那個說：借了周家錢十塊，利滾利來年趕年，房子地土全賣淨，又給他扛活十幾年。孫慶義本是個中農戶，叫聲大夥請聽言：雖然我沒租周家的地，可恨地主把地瞞，他瞞黑地毀了我，老大的花消替他攤，

地主殺人用暗箭，不聲不響的害了俺。樹山說：只因種了周家的地，房糧地土全賠乾，逼的俺全家老少失散了，閨女餓死好可憐。大家聚越說越惱越有氣，咬牙跺脚喊連天，今天咱們要算賬，報仇雪恨把身翻。

萬里無雲響晴的天，陣陣秋風不覺寒，陽光普照大地暖，正在八月二十三，翻身的隊伍集合起，大鼓敲的響連天，粗聲暴氣把口號喊，真好像倒海崩了山。喊得是：我們要把世道變，仇報仇來冤報冤，周紹錫霸佔了俺的地，把俺的血汗都喝乾，窮人們受氣又挨餓，你小子吃魚掛肉抽大烟，咱們今天算一算，多年的血債要你還，翻身的隊伍聲勢大，撐破了街道震破了天，潮水一般往前走，來到周家大門前。大門以外高聲喊，姓周的小子你聽言：快快出來把賬算，別等着丟人現眼我難看。叫的叫，喊的

喊：翻身大隊暫且不表，再把地主表一番。周紹錫小子真奸詐，真算鬼計又多端。這幾天聞聽風不順，他逃之夭夭在外邊。周賊畏罪逃走了，丟下他媽把家看，周老婆正在房中坐，忽聽門外喊聲喧，伸手拿起龍頭拐，噤留格登的來到門外邊，開言又把鄉親叫，叫聲大夥聽我言：咱老輩少輩都不錯，你們借糧有糧，借錢有錢，何必大嚷又大鬧，可別讓外人笑話咱。周老婆甜言蜜語往下講，氣的羣衆喊連天，胡說八道哄不了俺，今年比不得往上年，快叫你兜來把賬算，你別囉囉嗦嗦耽誤時間。周老婆子開言道：衆位鄉親請聽言，我兜出門把賬要，已經出門好幾天。羣衆聞聽不怠慢，咱們進去翻一翻。樹山領頭往裏闖，裏裏外外全找遍，不見冤家在那邊，衆人急的把脚踩，氣壞了老頭子楊樹山，滿想今天出口氣，莫非這小子錯了天。周老婆

見到羣衆不好意思，哆哆嗦嗦開了言：要種地來你們隨便種，要使牲口棚裏牽。衆人聞聽發了火，周老婆子你胡纏，你家是吃的俺們的飯，你家霸佔俺們的好莊田，不是我們把你的東西要，是你應該把賬還，你家沒有搖錢樹，那來的磚房好地和洋錢。周老婆子無話講，叫聲鄉親你聽言：算賬大家看着辦吧，要房要地我不攔，羣衆又把文書要，周老婆子爲了難，有心把文書交給大家駁，又怕兒子回來把臉翻，抬頭心想一條計，叫聲大夥聽言：文書匣子全埋爛，成了爛泥一大灘，羣衆聞聽說不信，齊聲吶喊把文書翻，說來人多事好辦，搜出了文書好喜歡，這個說，有了把握咱慢慢算。那個說：不算清了不算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翻身的隊伍向右轉，又來到地主周紹錫的大門前。怎麼樣，喊破天。我有心一一說下去，事多嘴笨說不全，

總而言之羣衆的鬪爭勝利了，算出了好地兩頃四十三，公平合理分配的好，楊樹山分了王家墳上六畝半，他旱澇得收抗屬佔了先。現在他共有好地一十七畝半，另外還分了一明兩暗的房三間，永遠爲業的文書拿在手，這一回有房有地有吃有了穿。

楊樹山翻身轉了運，思前想後好喜歡，當牛馬、受苦雞四十二載，可熬的今天把身翻，剃了頭、刮一刮臉，雖說年紀六十一歲，覺着變成了十七八歲的一個青年，走起道來把胸脯腆，解放小曲不離嘴邊。楊大嫂也參加了婦聯會，生產勞動作宣傳，老楊脫下了虱子襖，大人孩子都把新衣穿。焦黃的餒餒雪白的麵，不缺油來不少鹽。樹山下地把活幹，眼望着莊稼喜心間，棒子個個粗又大，高粱一望像紅山，狗尾巴粗的黃穀穗，山藥花生樣樣全。老楊越看

越歡喜，這才叫真正把身翻。四十二年白給人家幹，今天幹活才是爲了咱。打了糧食自己要，誰還敢分我多半邊，永遠忘不了共產黨，忘不了毛主席領導咱，我老楊要不是共產黨，作夢也想不到有今天。楊樹山幹罷活兜回家轉，走來了村級幹部一大班，每人扛着一袋米，優抗主任在最前，開言他把老楊叫：給你送來了八百斤優抗小米黃又乾，這是八年的優抗糧補還前欠，楊雙抗日功勞大，一氣出去整八年。有了困難你就說話，我們負責辦週全。老楊說：求你們給小雙寫封信，叫他積極作戰把心安，如今老蔣又搗亂，告訴他不打敗老蔣別把家還。

楊樹山把身翻、翻了個透、他當了抗屬代表、工會小組長（啊！）一家四口、有房、有地、有吃、有住、又有穿、豐衣足食、多幸福、快樂生活萬萬年。

(鼓詞)平鷹墳

輕影作

大店區有個大店村，大店村有個大惡霸，
大惡霸外號莊閻王，橫行霸道稱孤道寡，
莊閻王祖上做大官，專靠着刮地皮貪贓賣法，
置下好地四萬八千畝，蓋下了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，
喂着騾馬牛羊一羣又一羣，吃的是山珍海味油裏炸，
真是殺不了窮人積不了富，佃農們叫苦連天受欺壓，
吃了上頓愁下頓，當掉棉被贖回鋤頭和鐮把！
莊閻王害人本事更大，和衙門裏周縣官勾勾搭搭，
私設監獄團練兵，挨門挨戶把人抓，
(擊板)

誰敢大膽說個『不』，管叫你一命嗚呼地下爬。

每當黃金麥子快要熟，莊閻王就把狠心下

找點岔子趕走佃戶抽回地，吃個現成的笑哈哈。

要是碰上一個欠收年，窮人挨餓更抓瞎。

莊閻王倒是眉開眼笑高了興，坑人的把戲耍上一耍，

派人下鄉去放債，到頭來窮人的一點土地都歸了他。

他還開了個大錢莊，自己出票子一打又一打，

窮人取錢一塊頂一塊，拿票子買他糧食他不花，

窮人有冤不能說，只因為財主們霸了天下。

莊閻王是個色迷鬼，不知有多少婦女被他糟踏，

強姦民女霸佔人妻，姑娘媳婦們兩眼哭瞎。

他倒說：（白）『女人是盆洗臉水，蹬了這盆來蹬那盆！』

得意的扁着那張薄嘴，露出兩排焦黃的牙。

（擊板）

有一個農民叫王五，受壓搾受剝削生活沒法。賣光了土地當佃戶，租種莊閻王土地養全家。打下糧食七算八算被折弄了去，自己含着眼淚把糠菜嚥下。

還得給莊閻王做工修房造孝堂，一年出六百個工是白搭。王五的兒子王大力，一天早起拾糞手拿糞叉，大街上拐彎處沒有留意，糞叉碰在莊閻王的牆角下。

石灰牆上劃了幾道印，這滔天大禍降臨全家。

恰好碰上莊閻王的看家處，阿三爺，這個混賬老王八，立刻進去報了告，莊閻王翻着白眼大聲罵。

抄起條棍子出了門，朝着王大力滿嘴滿臉使勁打。

王大力頭破血流倒在地，莊閻王還把他拖到半房去扣押。王大力被押不要緊，莊閻王養的那地痞流氓抓了刀把。

成天大吃大喝胡亂弄，化的錢都叫王大力家拿。可憐王大娘年歲老，一心想把兒子贖回家。

全家財產賣了個淨，一條黃狗也沒能剩下，一家四口出去要飯，家裏東西一點不准拿。

莊閻王在門上加了鎖，「大抹頭」害了王五全家。（擊板）
（白）：這是一個小段還不算厲害，莊閻王行兇作惡的事情多着呢！

閒話少說言歸正傳聽我慢慢唱來；

莊閻王吃飽肚子沒事幹，帶着洋狗和鷹還有壞「阿三」，清閒尋樂去打獵，威威風風胡亂轉，

一天來到王家莊，魏老頭家門在眼前，

三隻大草鷄正在「格噠格噠」叫，莊閻王把鷹一撒飛似箭。

鷹抓鷄本是拿手戲，登時有兩隻到了閻羅殿。老鷹正抓住第三隻，魏老頭看見急的直氣喘。他以為是野鷹來抓鷄，那知是莊閻王的活神仙。急忙舉起竹竿往下打，連鷹帶鷄打死在一團。這一下可是糟了糕，莊閻王賊眼圓睜怒氣冲天。立刻糾合了衆團練，把魏老頭細綁在大樹端。拿着皮鞭渾身來抽打，魏老頭疼痛喊叫苦連天。魏老頭的老娘跪在一旁，苦苦哀求請他格外恩寬。老人心痛哭倒在地，好像抽在她老身上一樣般。那知莊閻王理也不理，打了左邊又打右邊。直打得魏老頭死去活來，直打得魏老頭不能動彈。最後把他拖了走，關在牢房裏活受熬煎。幾天後魏老頭終算還活了，整天倒在牢房兩眼淚哭乾。

可恨那莊閻王又來到，不要魏老頭的命心不甘。

硬逼着魏老頭賣掉所有的三畝地，紮了素鷄紙、免元寶和紙錢，

僱了八個吹鼓手，笛兒喇叭鼓喧鑼天，

買了個油漆棺材來出殯，把鷹裝在棺材裏邊。

強逼着魏老頭披麻戴孝哭『鷹父』。走一步叫一聲拿着紙幡。

魏老頭跌跌撞撞跟着鷹靈，想起自己的遭遇真可憐。

想起莊閻王狼心狗肺真可恨，想起這窮人佃戶冤上加冤。

直氣的心肝要破裂，直氣的渾身上下哆哆嗦。

嗚咽啼泣不成聲，眼淚濕了破衣衫。

那個父母不疼兒，誰願叫兒子受苦難。

魏老頭的娘心痛如刀割，年邁蒼蒼把氣嘆。眼看着兒子挨打受苦，雙眼一閉暈倒大門前。不到幾天氣死了，一命嗚呼歸陰間。

魏老頭有苦往肚裏吞，好比啞叭吃黃連。破席頭捲起娘的屍身，把她埋在了大路邊。

村裏窮人齊聲說，『咱們的命還不如財主的鷹值錢！』

這一場人禍可不淺，害的魏老頭傾家蕩了產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，魏老頭抱起破瓢去要飯。

可憐他兩腿被打壞，疼痛難挨不能動彈。

魏老頭忍氣吞聲活下去，苦苦支撐了沒幾天。皮爛骨斷不能翻身，肚子餓的『咕呱咕呱』直叫喚。

苦痛一陣一陣湧上心來，眼看壽命不長遠。

魏老頭掙扎抬起頭，把老妻兒子叫到身邊。

他說道：

你們別傷心別落淚，咱們窮人遲早要把身翻。

忍饑挨餓也要活下去，等到講理的那一天。

你們要替我大報仇，你們要替我來伸冤。

魏老頭冤枉死去了。嚙了氣還白白瞪着兩隻眼。

(擊板)

光陰似箭日月如梭，不久到了一九三八年。

日本鬼子殺來了，中央軍一槍不放退到峨嵋山。

莊閻王重整旗鼓出頭露面，恭恭敬敬把鬼子請到大店。

按上據點修砲樓，自己做區長當了漢奸。

仗着鬼子勢力照樣行兇。橫行霸道要稅要捐。

老百姓受苦受難翻不了身，還是被人家踩在腳下邊。

莊閻王好比老狐狸，毒辣狡猾黑心肝。

他只怕據點按不長，他只怕這漢奸不久遠。

低三下四不害臊。日本祖宗他連聲喊。

三番五次去請求，叫鬼子打八路給他保平安。

青年小伙子朱玄蒼，中華民族的好兒男。

組織起百姓保家鄉，領導抗日游擊隊來抗戰。

莊間王一見着了慌，急忙勾結鬼子偽縣官。

把朱玄蒼裝在麻袋裏，偷偷暗害死的慘。

又把游擊隊繳了槍，一網打盡了衆好漢。

這事給八路軍知道了，同志們聽說都心酸。

不忍再叫百姓活受苦，不忍再讓同胞受熬煎。

四三年夏天一個夜晚，潔白的月亮圓又圓，

八路軍大隊出動了，趁着月色來作戰，

手榴彈轟轟開紅花，機關槍噠噠響連天，

鬼子偽軍被消滅，一夜苦戰克服了大店。（擊板）

老百姓從此得了救，馬上建立起民主政權，實行減租和減息，窮人的生活要改善。萬惡的莊閻王心還不死，聽說要減租他暗打算盤，想出了妙計心裏笑，威脅利誘挑撥離間，對着佃戶他就嚇唬：『誰要說減租就是造反，我養活了你們好幾輩子，現在跟我來搗蛋；誰要減租我就抽回地，看你們還是減不減？』一面又假裝挺進步，人面獸心真陰險，把好地租給村幹部，他說是甘心情願，背後他又對百姓說：『你們是白費力氣糊塗蛋，村幹部們光種好地，你們種不上白瞪眼！』想叫老百姓反對村幹部，他好再來掌大權。幹部明白莊閻王搗鬼，馬上召集農會解釋一番。

拿出好地給最窮的種，還借給農具和貸款，莊閻王的詭計被揭破了，莊閻王的陰謀沒有實現，全村老少都高興的說：「現在的日子不像從前，民主政府給咱們做主，不幫着閻王欺壓俺，幫助咱們過光景，叫咱們有吃又有穿。」

區幹部馬上下鄉來，跟大家講解追求根源，到底是地主養佃戶，還是佃戶養着地主白吃飯，農救會上展開討論，大家翳免熱烈發言，最後大家清楚了，打開腦筋明理端，糧食是農民自己種，風裏雨裏流了汗，布是工人自己織，織布機旁胳膊酸，一年到頭出大力，還是挨餓受凍苦難言，地主們清吃生穿不費勁，莊閻王還要橫行霸道為那般？

提起來真是咬牙切齒，想起過去苦難說不完。這賬不算沒天理，窮人現在要把身來翻。（擊板）聽說區裏要減租減息，大家決定把莊閻王鬪爭一番，有仇報仇有冤報冤，要跟莊閻王來個總清算，一傳十來十傳百，百傳千來千傳萬，一村接着一個村，周圍幾十里的村莊都傳遍，佃戶們拿着旗子往前走，好像決了堤的黃河般，人們湧進了大會場，真是人山人海一大片，直吓得莊閻王不敢把頭抬，在會場正中坐立不安，魏老頭的兒子高聲叫，『你要給我父親把命還！』三步併做兩步走，跳到了莊閻王眼跟前，一把揪起衣裳領，叫他仰着脖子臉朝天，恨不得把他咬一口，出了這幾年的悶氣才心甘。

王大力也從人羣中跳起來，唾沫星子噴滿臉，「你的棍子打的我好疼呀，」大抹頭「逼着我全家去要飯。」

說着說着跑向莊間王，舉起棍子高聲喊：

「這棍子打八不知有多少，今天一定給它折斷，」緊接着人聲像滾了鍋的水，「咕嚕呱噠」喊成一片，這個說：

「他打我六十棍子我要撈回來，今天好好跟他算一算。」那個說：

「他把我妹妹糟踏死，我定叫他親自把命還！」——爭論發言的竟有二三百，一個接着一個沒有間斷，把幾十年沒敢說的冤枉事，一件一件詳細跟他算，同時又把他當漢奸，勾結敵偽按據點。

欺壓百姓做區長，要大稅來又要大捐，傷天害理的事，從頭至尾也說了一遍，莊閻王好比精疲力竭的落水狗，好比受了傷的惡狼般，出氣噓噓不敢哼聲，埋着腦瓜子閉上眼，會場上拳頭高高舉起，大家表決槍斃他來來還願，莊閻王一聽偷抬頭，張起眼角往上一掀，看見無數手臂正搖幌，喊聲怒聲正向他耳朵裏鑽，莊閻王兩眼發了黑，又搭拉下腦袋裝洋蒜，眼看着狗命就要死，不由他渾身抖成一團，殺人的應該要償命，欠債的應該要還錢，莊閻王本是殺人魔王吸血鬼，人們怎能把他來可憐？

盒子砲叭叭一聲響，莊閻王頭冒黑血把氣噓。（擊板）

鬪爭大會開完了，三千羣衆還不散。

要替魏老頭大報仇，斬草鋤根來報冤，
敲着鑼呀打着鼓，喇叭響着人聲吶喊，
浩浩蕩蕩來到王家莊，鷹墳不遠在面前，
魏老頭的兒子帶着頭，幾個青年舉起鋤頭和鐵鍬，
你一鍬來我一鋤，我一鋤來你一鍬，
鍬鋤相碰叮噹響，土塊翻飛迷了天，
萬惡的鷹墳半毀了，時間不到抽完一鍋烟，
參觀的羣衆搖旗子，高高興興蹦蹦跳跳真喜歡，
雷樣的口號聲響起來，飄在那自由的天空間，
——這是頭一回勞苦窮人翻身日，幾輩子第一次見了青
天。

完

